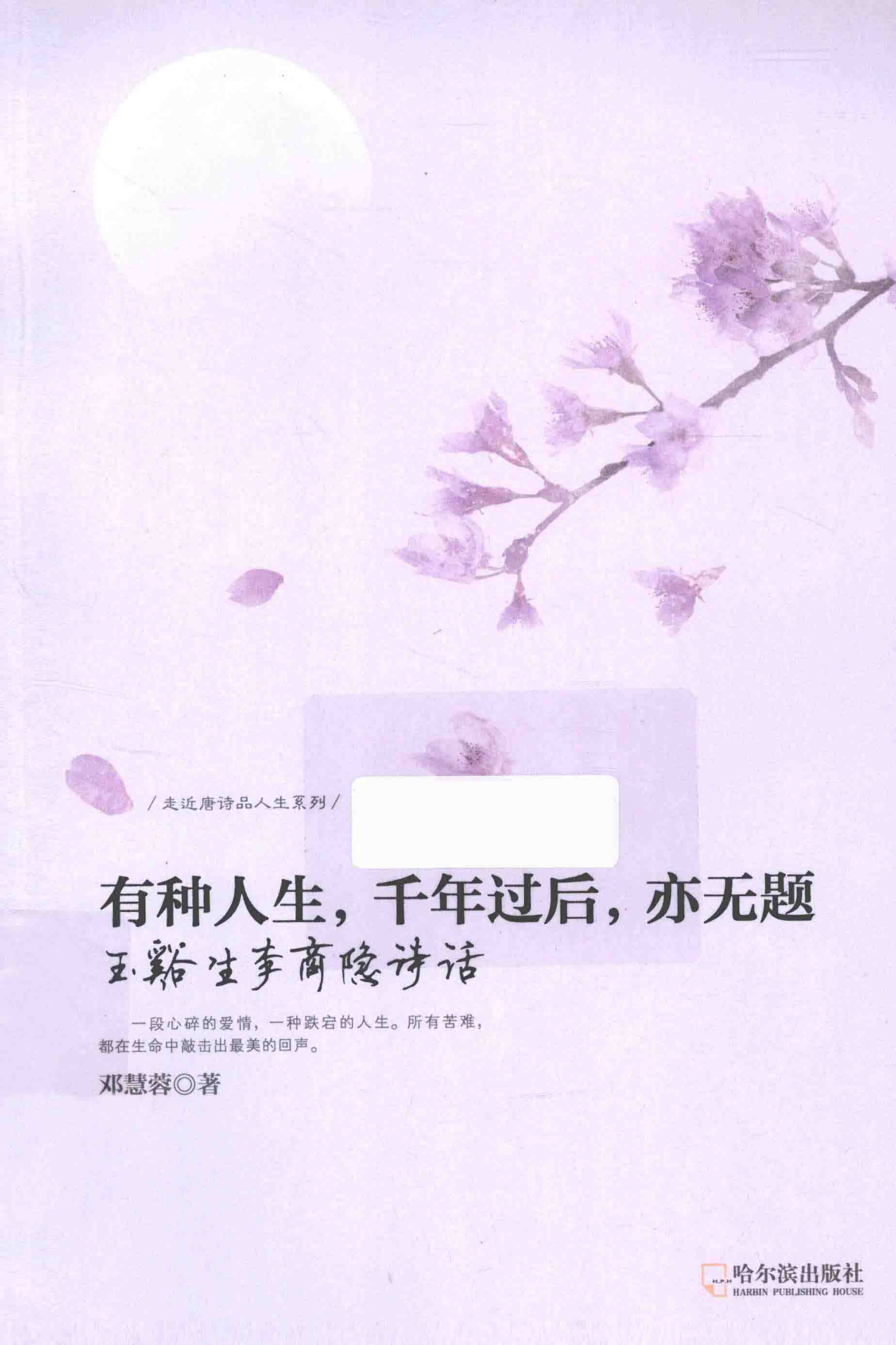




/ 走近唐诗品人生系列 /

有种人生，千年过后，亦无题

王谿生李商隐诗话

一段心碎的爱情，一种跌宕的人生。所有苦难，
都在生命中敲击出最美的回声。

邓慧蓉◎著

有种人生，千年过后，亦无题

玉谿生李商隐诗话

邓慧蓉◎著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种人生,千年过后,亦无题:玉谿生李商隐诗话
/ 邓慧蓉著. —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 2014.2
(走近唐诗品人生系列)
ISBN 978-7-5484-1580-0

I. ①有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李商隐 (812~约858)
—唐诗—诗歌欣赏②李商隐 (812~约858)—人物研究
IV. ①I207.22②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30277号

书 名: 有种人生,千年过后,亦无题:玉谿生李商隐诗话

作 者: 邓慧蓉 著
责任编辑: 邢万军 张 杰
责任审校: 李 战
装帧设计: 上尚装帧设计

出版发行: 哈尔滨出版社 (Harbin Publishing House)
社 址: 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一街349号3号楼 邮编: 150028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
网 址: www.hrbebs.com www.mifengniao.com
E-mail: hrbebs@yeah.net
编辑版权热线: (0451) 87900272 87900273
邮购热线: 4006900345 (0451) 87900345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
销售热线: (0451)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1.25 字数: 144千字
版 次: 2014年2月第1版
印 次: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484-1580-0
定 价: 28.00元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,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。 服务热线: (0451) 87900278
本社法律顾问: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



有种人生，千年过后，亦无题：玉谿生李商隐诗话

序 一帘幽梦 十里柔情

有时，总是固执地记着千年前那些才华横溢，而又命运多舛的人，记得他们的生平，记得他们的名，也记得他们的字。古人总是风雅，连字都取得潇洒如梦。我记得蒋捷字胜欲，记得王维字摩诘，记得李白字太白，记得最深的，却是李商隐，字义山。

我已经记不清，在什么时节，什么地点，忽然看到这样的文字。仿佛是春深花落的季节，又仿佛是月落乌啼霜满天的时刻，有这样一句诗不经意里浮现于眼前：春心莫共花争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刹那，就被这句诗，夺去了魂魄，迷失了魂灵。

是那样凄艳旖旎，又是那样清冷悲伤。古来写相思的句子有不少，苏东坡写过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”，纳兰容若写过“相思相望不相亲，天为谁春”，温庭筠也写过“玲珑色子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”。可此前，并未见过这样的诗句，悲伤且隐忍，痛楚得连相思都要片片成灰，飞入烟云，消散成绝唱。

可爱过的情意，又何曾随之化为灰烬。

于是，我开始追寻这个诗人的脚步，开始了解他烟波未平的人生，开始知道他叫作李商隐，字义山，号玉

谿生，又号樊南生，河南沁阳县人，终年不过四十六岁，这样的年纪，放在如今可以说是英年早逝，在风雨飘摇的晚唐时分，也不能叫作得享天年。

我深深爱着的这个诗人，是晚唐诗坛的一颗明星，又堪称是一位情歌王子，他的诗至情至性。他短暂的一生，像是一出末世的传奇大戏，命运波折，离乱如同涨潮时的海水，在每个命运的转角，接连迭起。唐朝诗人的命运，总是多舛而迷离，这个繁华的盛世，最后并没有给所有的诗人带来同样的繁华。李义山，亦如是。

与众多诗人不一样的是，他的身上，流淌着李氏王朝高贵的血液，那是生生世世的传承，如同烙印，挥之不去。然而，这种源于皇室的血统，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实际的利益，这种虚幻的荣耀，加诸潦倒破落的家庭中，更像是一种繁重的负担与责任。尽管，他是那样为自己高贵的血统而感到骄傲，屡次在传世的诗文中，提及这种华丽的自尊，只是，谁都不曾当真。纵使当真又如何，这位年轻的书生的家族，已经离开那个权力中心太久，太久。

怨不得人们要遗忘，恨不得人们要轻视。人生就是如此，没有足够分量的砝码，谁规定和强求谁要多高看谁一眼，谁又必须要对籍籍无名的人关怀备至。人情疏淡，世情冷暖，这个浅显的道理谁都明白，却不意味着谁都不会受伤。

奔波在红尘浮世里的义山，比谁都通透清明，也比谁都容易敏感伤怀。祖上的辉煌，他并没有亲身感受过，只是从年迈的长辈口里，听说过只言片语的璀璨。那些绮梦一样的华丽故事，深刻地坠落在他的心底，在

他懵懂无知的幼年时期，就给予了他一份傲气的资本，即使这份资本，仿佛百无一用。只是，生活在沧桑人海里的我们，总需要一些事情，给我们一些独立与骄傲的底气，只有这样，在风雨来临时，才不至于太无措。

这个羸弱的书生，在成年之后，才发觉高贵的门第，已经是浮萍水面的泡影，存在过一息的浮华，留下的，却是半生的寥落。那时，他的心中一定有一个美丽又伟大的梦想，想要借着手中的一支笔，想要借着满腹绮艳情思，将这个中落甚至是潦倒的门庭，重新镀上华美的色彩，成为后辈口口相传的传奇。

我不知道，在他自己的定义中，此后的人生里，他是否用时光，用笔墨，做到了这一点。或许，他心中的理想，与实际上相差甚远。然而，在后世人的心目中，记住他那个曾繁华潋滟的家族，却从不曾是因为高贵的门第，而是因为他，因为这个温柔却坚持的诗人。他将诗意诉说与时光，将情怀托付于历史，这已足以成就一段传奇。

乘一叶扁舟，翻一卷书经，燃一炉沉香。

就这样，静静地，静静地，徜徉在温柔的日光里。
让我们开始一段漂流，去追寻千年的旅程。



目录

[1-29]

第一章 追忆何如无追忆

王孙故年

十年寒窗

烟波更迭

梅影笑倚

相思谁诉

[31-60]

第二章 知遇伯乐识明珠

此去经年

桃月春风

归期未期

三生迷梦

潇湘孤鸿



目录

[61-89]

第二章 杨柳青青梦成空

只羨鸳鸯

情殇依稀

暮雨芙蓉

琴心长明

寒风残雪

[91-118]

第四章 行人关乡梦未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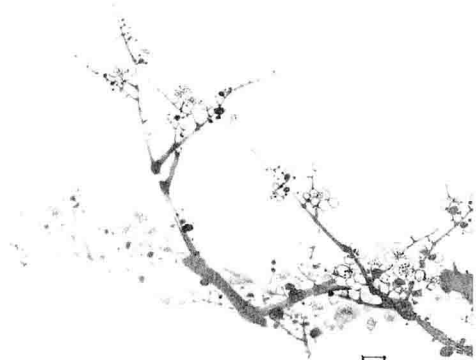
鸾凤如栖

江湖未休

良辰好景

南山归隐

梦中江南



目录

[119-141]

第五章

此生未了是晚晴

西窗饮醉

青鸟传信

天阙深寒

人间晚晴

[143-164]

第六章

墨香未染袖带风

孤灯夜归

世情如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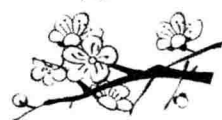
苍茫魂兮

西风正长

后记 / 165

第一章

追帆何如无追帆





王孙故年

怅卧新春白袷衣，白门寥落意多违。
红楼隔雨相望冷，珠箔飘灯独自归。
远路应悲春晚晚，残宵犹得梦依稀。
玉珰缄札何由达，万里云罗一雁飞。

——李商隐《春雨》

不知是在何处翻阅到这首诗，瞬间，便觉得心为之一动。仿佛是前生的约定，又像是今生的赌注。总有一些事情，带着命定的符号，在某个刹那捕捉谁的灵魂与情思。

朦胧的春雨里，染着模糊的烟气，谁站在雨里，撑着小小的紫竹伞，一眼，望断了爱与恨。前生那么遥远，却为何，依旧要念念不忘。或许就是这样一个冷漠而多情的雨天，我们的诗人，披上一袭青衫，带着一身孤寂落寞，静静地行走在这凄凉淡然的烟雨里。孤冷的天气，总是令人情绪缠绵，纵使是征战沙场的将士，也无法逃脱只言片语的多愁情怀。

更何况是我们温柔怅然的诗人。

他会不会忆起遥远的童年，一滴雨，轻巧静默地在伞面上晕开，滑落时刻。那是一次推开记忆阀门的契机，一打开，记忆就如同潇潇的落雨，不断倾下。



那是人生最初起的时间，懵懵懂懂，痴痴傻傻，对着世间的一切都怀有蒙昧的好感和好奇。那纯真的双眸里，没有黑，没有灰，只有一片纯净的白，也没有忧愁，没有烦恼，只有温柔的母亲与慈祥的父亲，一切，美满如天堂。

后来，从母亲口中，或许从年迈的长辈喃喃呓语中，他知晓，自己出生的那一年，是唐宪宗的元和七年。而那一年，恰好是龙年。他坚信自己那是一种注定的宿命，暗中昭示着自己清华尊贵的血液，遥远的多年之前，他的先人们曾是尊贵的皇室子弟，流传到如今，他依旧与众不同。

诚然，他的降生，给这个逐渐中落的家庭，带来了莫大的欢喜。在他之前，他的母亲已经诞下了三个女儿，年华老去的妇人以为自己再也无法给丈夫延续血脉，承继香火。李商隐的出生，消除了这个隐忧，在其后的几年间，她生下了幼子羲叟，圆满地完成了那时作为一个女子来到世间的任务。

是年，他的父亲李嗣正担任着获嘉县令的职务，那是如今河南的某个小城，淳朴清幽，千年的时光，仿佛并不能凿开古老的原始风气。听闻夫人诞下了自己的长子，他匆匆摘下官帽，几乎是奔跑着回到后衙，抱起襁褓中的孩子。血脉流动，父子天性，不复年轻的夫妻两人，隔着红纱相视，微微一笑，凝结了千言万语。

在生命最初的那几年，仿佛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。唐朝的文坛，亦是群星璀璨，如同不久前的大唐盛世，华丽，而又磅礴。李商隐出生那年，韩愈和白居易都正值壮年，鬼魅飘忽的“鬼才”李贺也不过二十三岁，尽管在四年后就溘然而去，但那时确实是他创作的高峰期。短暂的繁华，被称为“元和中兴”，而这一切，在李商隐成长之后，却如同过眼而去的烟云，不过是萦绕于指尖的一个梦，转瞬即逝。

这种感受，想必是很不好受的，骨鲠在喉。分明曾有一段时间，同这些传奇，行走在同一个时空，享受同一片天地与空气。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，他们一同息息相关，有些记忆，总是相同。然而，生命的早晚，时光的



间隔，总是在几个十年后，就显现出它们强大到无与伦比的力量。那些传奇，随着流水般的时光消逝而去，而多年后已经明白世事的自己，爱上这些传奇的自己，却无法触及他们的衣角。

只能徒然追悔，君生我未生，我生君已老的悲伤。只能感叹时光的强大，曾经并肩而行的人都无法一辈子随同身侧，更何况他们只是拥有短暂的交集，错过了，就是一生。

懵懂无知的时代总会过去，而后，世事的凄凉，总会让涉世未深的孩童铭记一生。或许，是上苍太过残忍，命运的不公，在最初的时刻就彰显出它的偏心。让刚刚对世事有所记忆的孩子，在最初的记忆之中，刻下的感情，就是生离死别所留下的悲伤。

那是他的第二个姐姐。他的长姐，在他出世之前就已经离开了人世，无须经受世事给女子的磨难，无须被时光从花容月貌磨成沧桑黯淡。而他的二姐，却必须经历人世间的摧残，温柔贤惠的女子嫁入了名门，没过多久就被休弃回家，她名义上的丈夫却始终不曾过问，任由她孤身而去，最后郁郁而终。而她逐年潦倒的娘家，并无力为含冤早逝的女儿，讨回一个公道，只能含着泪水，将她匆匆安葬。

冬日的山水，冰冷而无情。李商隐最初的记忆，就是这样的冰冷无情。飞鸟掠过无数暮雪千山，在埋葬了次女后，风雨再次侵袭而来——父亲李嗣失去了县令的官职，一家老小，同时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资本。生活像是无所不在的恶魔，饥寒交迫，在漫长的黑夜之中张牙舞爪。年幼的孩子再也看不到过往的温馨安宁，他似懂非懂地靠在母亲怀中，不远处，幼弟在陈旧的摇篮里哭得脸色通红。

无奈之下，他们举家离开了生活了三代的故乡，漂泊无根地前往各地，寻求安身立命的巢穴。彼时，李商隐不过是个刚刚记事的孩子。这像是一个不祥的诅咒，在他懵懂的童年，就注定他一生漂泊，不断漂泊，永远无法在一个地方长久停驻。离开，是他的宿命，而安静，则是他一生的追寻。

李嗣先后在镇江、绍兴等地做过幕僚。江南水乡，温润如梦，在这个温



柔的鱼米之乡，义山波澜不惊地成长起来。或许，那是上苍片刻的慈悲，或许，又是它格外的残忍，让一个年幼柔弱的孩子，享受过温暖与平静，又在顷刻之后残忍地夺走。仿佛是为了让他觉得人世更加沧桑，又仿佛是为了让他在日后的颠沛流离里，有点可以怀念，可以温暖的东西，如同心头一盏明灯，微微的，淡淡的，可前方的路，依旧隐约可见。

江南，那是无数诗人，都无法用言语颂赞的地方。他们无法颂赞春日里，渡过烟雨红尘的小桥流水，迷离在青翠柳丛里流连忘返的黄莺鸟儿；他们无法颂赞秋光中，朦胧了半城山色半城笛的山岚，婉转了多少风流才子与佳人的秦淮长河。这个地方，如同一首永远的诗，每个流浪至此的诗人，都会深刻地爱上这里，而后，于记忆之中，长久铭记。

我一直深信，江南的山水，温润了那年，那颗幼小却不断变化的心。这里的风情，深深地迷醉了这位年幼的孩童，未来的诗人。风情皆染，于是，钟灵毓秀的山水，成就了他朦胧诗意的里，最初的逼人灵气。深记的，并不是只有秀美的山，清灵的水。

还有江南里，一段段故事，一幕幕传奇，并附加无数的爱恨情仇。义山随着父亲居住过的城市，都是人文气息异常浓厚的地方。这让我更加不容置疑地确定，他的诗意，在幼年期，就因江南而激发。都说一方水土，养一方人。显然，之于义山，亦是如此。

当载着他的车马，从远方奔驰而来。并没有谁，告诉这方水土，会孕育出一位晚唐时分，惊艳了时光的诗人。或许，它是心有感应的，然而，它始终用一种沉默的态度接纳、守候、送别这位诗人，不高歌，不欢喜，也不悲伤。它孕育过太多足以载入青史的人物，义山，不会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，可是他，却是最令人潸然的一个。只是江南，永远都静默着，它以最大程度的公平，来面对这个最不公平的人世，不悲不喜，不急不怒。

所以，在它送走义山，遥遥凝望着那一驾在风霜欺凌中，显得更加残破落败的马车离去，亦是悄无声息。斜阳如血，缓缓沉入了地平线，如同一



盏浴血的残灯。道路两旁风声簌簌，野草凌乱，一切都是那样凄冷苍凉，仿佛在为一个不再完整的家庭而悲歌——他们刚刚办完了这个家庭一家之主的丧事，匆匆又踏上了返乡的旅程。

不算年迈的李嗣在镇江溘然而去。孩子们失去了父亲，妻子则失去了丈夫，从此他们成为了孤儿寡母，所有人望着他们的目光，都带上了一层欲说还休的怜悯。家庭的离乱，令义山迅速地早慧起来。他的心灵，原本就温柔而敏感，此时，越发觉得人世苍凉。他是这个家庭中的长子，父亲的离去，令他不得不，以一种肉眼无法捕捉的速度，成长起来。

这一场旅程，仿佛没有终点。车外，风景不断流逝和变化，他不断想起父亲，他修长而温润的手，总是温和微笑的神态，还有一直挂在嘴边的故事，那里面，有各种神奇的鬼怪，更多的则是，他素未谋面的老祖母。那位老人，睿智地看穿了世情，洞悉了世道，在苍茫的人世，独身一人支撑起了整个家庭。

其实，那应该是义山的曾祖母。这位从范阳的名门大户中走出来的女子卢氏，坚韧而隐忍。过早地失去了自己的丈夫，却将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了著名的诗人。卢氏成为这个家族实际上的掌权人，承担起了家族的责任，义山的父亲李嗣，亦是在她的抚养之下成长，所以，对于这位祖母，他一直感怀牵念，同时尊重敬佩。这种情绪，感染了年幼的儿子。卢氏的人生，更成为了义山心中永恒的支柱。

总有那么些事情，能够给身临绝境的人们一点希望，从而在这细微的希望里，生出源源不断的勇气。人生那么长，不到最后一刻，就不能用放弃两个字画上句点。这是义山的信仰，从曾祖母卢氏身上得出的信仰。他虔诚而坚贞，用自己整个人生，贯彻了这个信仰。

窗外的细雨，依旧潇潇落下。路灯外，有温柔的母亲在呼唤自己的孩子，淋了雨的花猫轻轻打了个喷嚏，弯腰缩入了谁家的门庭。一样的雨季，有人潦倒地走进了天桥下，有人泡了一杯热茶，享受这多出来的静谧，也有人分秒必争，不肯放下手中的笔。



一场雨，不能洗刷人生的不公。命运，需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去改变，生活，也需要自己的努力去力争上游。那是幼年的义山，就很清楚明白的道理。



十年寒窗

书。书香。书境。

古人总是摇头晃脑地吟唱着：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千钟粟。仿佛一旦读好了书，就可以得到世间人们所有念念不忘的东西。金钱与美人，或许那是许多人的梦想与追求，却并不代表所有的人都是怀着这样的理想而去徜徉书海。

更多的求的是功名利禄、家国天下，或成为安邦定国的护主名臣，或成为守护一方安宁的父母官。利在一身不必谋，而利在天下则必谋之。那些十年寒窗的学子，或许在翻开书页时，都曾有过这样的梦想，造福家国，海晏河清，再也没有人渴望虚幻缥缈的桃花源，因为这洋洋洒洒的天下，本身就是一个桃花源。

可义山开始读书的目的，最初很简单，很简单，简单到令人忍俊不禁，可回头，又觉得黯然神伤。那个孩子，不过是想要通过读书，让母亲与弟弟，过上比此时更好的生活而已。那样纯粹，那样令人怜惜。

如果说这个还不曾失去父亲与丈夫的家庭，还算得上是小康之家，那么在李嗣撒手人寰之后，这个家庭，迅速地陷入了困窘和凄凉之中。家徒四壁，一贫如洗。前来投奔宗族的孤儿寡母，受尽了人们的白眼。能够为家族带来声誉和金钱的人，人们趋之若鹜，而寻不到一丝利用价值，反而要依赖祖产存活的一家，自然要承受人情的冷暖苍凉。这个道理，无可厚非，可